

但

丁

传

(三)

〔俄〕

梅列日科夫斯基

刁绍华 译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世纪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但丁传（二）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著 刁绍华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 下 卷

## 但丁做了些什么

---



# — INCIPIT COMMEDIA

“血统上而非习俗上的佛罗伦萨人但丁·阿利吉耶里的《喜剧》开始(incipit Commedia)”,但丁本人这样给自己的书确定标题,这本书是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书信集》XIII)他简单地把这本书称作《喜剧》,“神圣的”这个修饰语是后来由诠释本书的学者和他的崇拜者们给加上去的。<sup>①</sup>

他本人对这个标题做了这样的解释:悲剧不同于喜剧之处在于它以喜悦或平静开场而以悲惨结局;而喜剧则以纷乱或悲惨开场却以喜悦结局。“我的书中,开场是悲惨的——坠入地狱,而结局却是幸福的——进入天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它称作《喜剧》”,也还因为悲剧“崇高和庄严的”语言只能为不多的人所接受,可是但丁的书的语言却是“通俗的、低贱的”(vulgaris, humilia),如此简单,就连最普通的人都能理解。(《书信集》XIII)这时,高傲的但丁变得谦逊了:本来是个~~不合群的~~、具有优越感的人,却走向人群,一个人走向大家,因为他知道,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事是人人都需要的,也是人人可行的。

当时广泛流行一出民间神秘剧,名叫《精神喜剧》(Commedia Spirituale),以寓言的笔法讽喻地描写了人的灵魂在人世和冥界这两个世界里永恒的命运。但丁有可能借用了~~这出戏的标题~~。

<sup>①</sup> 薄伽丘在《但丁赞》中称《喜剧》是“神圣的”,1555年威尼斯版第一次以《神圣的喜剧》为标题,后被普遍采用,中文译本通称《神曲》。

“《新生》开始”——“《喜剧》开始”(incipit Vita Nova——incipit Commedia)：这两个标题明显地遥相呼应，表现出两本伟大的书——但丁一生前后两个阶段——他对人间的贝雅特里齐的爱情和对天上的贝雅特里齐的爱情的内在联系；他在《新生》中所开始的，在《喜剧》中结束。

他几乎是在1292年“情人”死后立即开始写作这部作品，或者最低限度开始孕育和构思，而在他本人逝世前夕于1321年完成。

“我产生一个幻觉，看见了奇妙的景象，它不让我再讲述这位极其幸福的淑女，直到我有能力用更好的方式讲述她为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在尽我之一切可能……假使万物之主肯赐我多活几年，我期望这样来讲述她，从前任何时候都没有这样讲述过任何一位女性。”(《新生》X L III)他期望的不仅仅是讲述她，而且还要为她做出从前任何时候都没有给任何一位女性做过的事情。这个期望是在《新生》完成的时候产生的，而这个期望的实现则是在《喜剧》完成的时候——那时但丁进入了永恒的“新生”。

《喜剧》(《神曲》)的第一行诗中最后两个词：“Nostra Vita”(我们人生)可以充当这本书的第二个标题，因为这本书不是别的，而是但丁本人讲述的他的生活的故事；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一样，这是内心堕落、毁灭——坠入地狱和升华、得救——进入天堂的日记。既然如此，但丁的同时代人确切地给了这本书第三个标题。那是1373年，当年曾经三次判处活着的但丁死刑的佛罗伦萨，开始赞颂死后的但丁，委派薄伽丘对“这本在俗语中叫做《但丁(el Dante)》的书进行道德上的和修辞学上的解释，让没有学问的人也能理解”。<sup>2</sup>这个名字的意义反映的是：但丁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他本人。谢林<sup>①</sup>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

<sup>①</sup> 谢林(Schelling, Freidrich, 1775—1854)，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晚期表现出原始的基督教真理的倾向。

他说：“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因为具有完整的个性<sup>3</sup>。”正是因为这本书最具有个性，所以它也最具有普遍意义，是人类一切书籍中最具有全人类性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像但丁那样把单个的“我”与人类共同的“我”，把一个人的永恒命运与大家的永恒命运协调一致起来。基督教产生数百年以后，所有的伟大圣徒都离开人世，看来普通的凡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当他留在人世上没有离开人间之前能够为众人而生，为众人而爱，为众人而受苦，——唯有但丁做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在《神曲》中两次称这部作品为“神圣诗篇”，（《天堂》XXIII, 63; XXV, 1)用这个名称给作品提供了实际的标准。在人类的书籍中，最接近独一无二的神圣的书——《圣经》的，也许只有罪人但丁的这部“神圣诗篇”。

“圣灵随着意思吹。”（《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有时让人觉得，假如圣灵不向但丁的前额喷出火舌，他也就不能说出在《神曲》中所说出的话来。

有几个世界——一个还是两个，——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看到但丁在自己的书里做了些什么。假如在现世之外，还有一个彼世，那么在基督教存在的两千年间，除了伟大的圣徒之外，便没有任何人比但丁做得更多了，因为任何人都没有以更大的力量肯定这两个世界的相互作用，而肯定这种相互作用，则是人类通往天国唯一可行的道路。假如只有一个世界，那么但丁便什么事都没有做，——最低限度他本人所提出的目标：“引导人们走出不幸的状况”——地狱，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幸福的境界”——天堂；（《书信集》XIII）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而且欺骗了很长时间，可是如今已经无法欺骗任何人了，因为任何人都已经不再真正地相信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假如说还有人相信，那么根据世界目前的状况来判断，——也不起什么作用，尽管这种信

仰并不妨碍任何人留在暂时的地狱里等待着永恒的未来。

有几个世界——一个还是两个，——为了理解作为艺术家的但丁，这个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假如只有一个世界，那么他所塑造的一切形象便都是苍白的和平面的；假如除了现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些形象便都是深刻而有光彩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艺术便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艺术便进入到深处，开掘隐蔽在现象后面的东西：所有的形象对于他来说——只是带有预言性的符号，是另一个世界的征兆，——是象征。这就是为什么但丁作为两个世界的伟大肯定者，也就必然是伟大的象征主义者。

一切暂时的现象  
只不过是符号，——

“相似”——是“象征”：但丁的反面同貌者，反但丁的歌德在这一点上会同意他的意见。（《书信集》XIII）这两个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区别只在于歌德想要的是“二”，或者说，歌德不愿意从“二”里面走出来。而但丁想要的是能够把“二”合而为“第三”的“一”，并且真的进入了“第三的世界”。《浮士德》是但丁的《神曲》的儿子，他反对母亲并且把她杀死了。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歌德本人或许也会这样做。但丁却为了上帝而赎买自己的灵魂。不过二人都知道，灵魂可以赎买也可以出卖，可以拯救也可以毁坏。

极少数拥有准确记忆的人能够记得，记忆上层的最接近现实的层次只是属于现世的，因此也就是“物质的”、“现实的”（res——意为“物”），并且像艺术形象一样苍白而不透明，因为艺术只能看到现世；而下层的离现实较远的层次则属于彼世，因

此也就是透明的——“象征的”，越往下，就越发透明：这是“预言性的梦”，这种梦当神志清醒的时候在现实中得到应验，从而也就是真实的，跟现实一样，或者比现实更真实。

但丁是个伟大的梦游者：他的梦境持续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地狱、净界、天堂，——甚至他睡醒的时候，神志清醒也不打断他的梦，因为他能从梦境中穿过去，如同固体能够穿透云彩一样。任何人都没有深入到比但丁更深的梦境，在深层次的梦中，现世露出通往彼世的洞口，任何人都不像他那样铭记这些洞口。可以说，他的全部创作不是别的，而是预言性的**象征的梦**。这就是为什么他毫无疑问地是彼世最可靠的见证者。

耶稣寓言的语言是人类各种语言中最深刻和最明晰的，是象征性的，最能把两个世界联系起来。

耶稣上湖里的船，坐下。众人都靠近湖岸站着。耶稣用寓言教给他们许多道理。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二节)

“寓言”一词在希腊文里是 *ainigma*, 意为：“谜语”，或者是 *parabole*, 意为：“比喻”、“相似”，源于 *parabullen* 一词，意为：“架设”：因此寓言——就仿佛是从船上架设到岸上的跳板。“寓言”在希伯来文里是 *agoda*, 意为：“叙述”、“讲述”曾经发生的某一件事和经常发生的事；“寓言”(*macshal*)——“隐喻”、“暗喻”，按照歌德的意思是：“一切暂时的现象只不过是相似”，是“比喻”，是“象征”——是彼世提供给现世的符号，是从彼世架设到现世的桥梁。<sup>4</sup>

“‘凡是你们这里有的，我们那里也都有，’我是出自友情才向你披露我们的一项秘密，尽管这是被禁止的”，小鬼对伊万·卡拉

马卓夫说。<sup>5</sup>“凡是你们这里”——指的是现世，“我们那里”——指的是彼世。寓言——就是相似，相符，一致，对应，象征——我们这里与“他们那里”的交响曲。彼世回应现世，犹如诗琴上不发声的弦回应发声的弦一样。凡是“他们那里”有的，我们这里都有其反面的相似物（耶稣在人世上第一句话：“你们要改变信仰”，strafete——本意是：“你们要翻个身”，“你们要转身”）；彼世在现世里是翻转过来的，犹如映在水面上的天空；站在湖岸上的众人，湖里的船，坐在船里的耶稣，——仿佛是两类倒映的和谐、对应、象征：一类倒映在语言里，另一类倒映在行动上。

相似、象征的纽结好像是从天上垂落到地上的金锁链的环扣，人的灵魂靠着它们从地上飞升到天上，他们感觉不到这种飞翔，仿佛是乘坐天文的“parabole”（“parabole”跟表示“寓言”的是同一个词，但此处表示的却是天体的运动）。

现世在寓言中受到自身世俗的魅力所诱惑，陷进其自身世俗的罗网里。<sup>6</sup>

把船划到水深之处，撒下网打鱼。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

网——就是寓言、象征；水深之处——就是世界。<sup>7</sup>

任何人都没有像但丁那样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任何人都没有把自己的网——象征性寓言撒到最深处去捕捉人的灵魂。圣徒们在教会里这样做了；然而，继耶稣及其最亲密的门徒之后，也许但丁第一个在世俗界这样做了。

有着明晰的理智的人啊，  
你们在这神圣的诗行之间，  
要善于读出那隐秘的含义！

（《净界》IV, 61—63）

但丁明面上的学识来自学校和教会，来自托马斯·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隐秘的”学识来自他本人和圣灵。“圣灵随着意吹，你能听见他的声音，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和往哪里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但丁的“神圣诗篇”就是圣灵的声音，人们第一次听到他不是在教会里，而是在世俗界。

“这本书的意思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但丁本人解释说。“它的第一个，字面上的意思——是灵魂在死后的状况；第二个，隐喻（暗喻）……是根据人的自由意志所获得的对他的奖励或惩罚。”（《书信集》X III）但丁跟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在这里把象征与暗喻混淆起来，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隐喻，暗喻是做出来的，象征则是自然产生的；暗喻像人在神志清醒时所做的一切事情那样，是随心所欲的；象征则跟人在梦中所见到的一样，不能随意而为；暗喻是世界的表象，象征把两个世界联系起来。

《神曲》中象征的透明度是各不相同的，跟它的躯体一样，跟形成它的物质一样，时而浓重，时而稀薄，如同云彩一般。

智德天使（Prudenza）长着三只眼睛，表示认识现在、过去和未来；路济弗尔<sup>①</sup> 长着三个面孔；地狱里的判官弥诺斯<sup>②</sup> 把尾巴在自己身上缠绕，圈数就是罪人被罚到地狱里的圈数；妖怪革律翁<sup>③</sup> 身上的花纹表示谎言狡猾的程度；（《净界》XXIX, 132——《地狱》XXXIV, 37; V, 10; VII, 14）这一切当然都是暗

<sup>①</sup> 路济弗尔（Lucifer），本是罗马神话中黎明时出现的金星，基督教时期成为堕落以后的撒旦，《神曲》中是地狱之王，长着三个面孔，每个嘴里咬着一个罪人。

<sup>②</sup> 弥诺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克里特王，死后成了冥界判官，给犯罪的阴魂判处惩罚。

<sup>③</sup> 革律翁，希腊神话中的妖怪，长着三个头。

喻，而不是象征。如果说但丁在自己的思想中把这一切混淆起来，那么他在艺术创作中却能分辨得很清楚。他明面上的学识在于暗喻，而隐秘的学识则在于象征。

读者，这里要用锐利的目光看真理，  
如今把它遮掩起来的帷幕如此单薄，  
要往那里窥探确实轻而易举。

(《净界》VII, 19—21)

这道帷幕很单薄，目光很容易穿透它，这透明的织物是用现世的各种现象织成的，可以把这些现象理解成彼世的符号、征兆、象征。

神圣的夜晚爬上天穹，  
那欢快而可爱的白昼，  
如同撑在深渊上的  
金色帘幕，已经卷起。

但丁的“神圣诗篇”也就是这种“神圣的夜晚”，把撑在深渊上的“白昼”的“金色帘幕”卷起来，因为在现世里，白昼被夜幕所遮盖，而在彼世里，夜晚则被白昼所遮盖：

夜晚被蒙上白昼的光辉，——<sup>8</sup>

古代巴比伦和但丁的智慧都是这样认识的。

人、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和日月星辰——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对于但丁来说，都是上帝用手指画出来的神圣的象形文字——具有深刻内涵的符号、征兆和象征。一切都彼此呼应，相

互渗透，相互显现，世界的躯体对于我们来说，如同鹅卵石一般，暗淡无光而又没有生气，可是对于但丁来说，却如同璀璨的宝石，晶莹透明。

天上有深刻内涵的征兆在地上重现；  
地上有深刻内涵的征兆在天上重现，——<sup>9</sup>

这仿佛是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任何人都没有比但丁理解得更透彻。

……无论什么事物都  
遵循一种相互的秩序；这就是  
使宇宙和上帝相似的形式。  
那些被提到高处的造物，  
在这上面看到“至尊者”的足迹，  
建立这个秩序即要达到这个目的。

(《天堂》I, 103—108)

上帝走遍了世界，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足迹——象征。但丁的《神曲》就是人类踏着这些足迹走的路。

“他照着上帝在各种动物身上留下的痕迹，追随着情人，从而制造了一个登上天堂的梯子。”<sup>10</sup> 圣波拿文都拉<sup>①</sup> 关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所说的这段话，也适用于但丁。

《神曲》的意思，用但丁本人的话来说，是“引人向上的，神秘的”(sensus anagogicus)。这就是说，它是从地上往天上攀登的梯

---

<sup>①</sup> 圣波拿文都拉(Sant Bonaventura, 约 1217—1271)，基督教神学家，曾任方济各会会长，著有《神学概论》等。

子，每一磴都是象征。

……(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一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创世记》第二十八章第十二节)

雅各在梦中所看见的，人们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也能看见。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

人们看见了这一点，可是后来不再看了，也就忘却了。但丁第一个想起来并且提醒了别人；他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再次做了雅各的梦。

等到我的灵魂向外回到了  
真实存在于外界的事物时，  
我看出了我的梦并非虚无缥缈。

(《净界》XV, 125—127)

我们也回到现实——回到行动上来，才能理解但丁的静观的梦的真实性，因为“他的全部创作(《神曲》)的宗旨并不是静观，而是行动”。

有几个世界，一个还是两个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不仅在永恒之中，而且也在这里，现在，在现世，我们将会怎么样。必须像但丁那样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神曲》的有生命力的有

实际作用的(而非抽象的静观的),能够改造生活现实的意义。

在牛顿和哥白尼之后,但丁的整个宇宙构造——地狱、净界、天堂,跟托勒密体系一样,破产了,——假如这个宇宙不是象征性的,就不会像钻石那样透明和坚硬。

凡是懂得这一点的人,必定知道,人间悲剧变成神圣喜剧,——但丁的神秘剧如同但丁预言性的白日梦一样,在历史上必定得到应验:一个人靠着什么能够得救,全人类也就靠着什么而得救。他在“神圣诗篇”中发现的通向拯救的道路——便是“诸种奇迹的原初——就是‘三而为一’”。

## 二 死人的复活

“在这种(人世间的)生活中(*in hac vita*)引导人们走出不幸的状况并且带领他们达到幸福的境界,就是《神曲》的目标。”(《书信集》X III)这个不可思议的目标,不仅一个人,就是全人类都力不胜任。假如但丁不坚信他努力追求达到这个目标,符合最高的神意,他难道能够合乎理性地给自己提出这个目标吗?

“上帝……给人提出两个目标:被称作人间天堂的尘世生活的幸福和被称作天上天堂的……永恒的幸福。”(《帝制论》III, 16)但丁在这里肯定一种“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体验到的新的真理”,他是否感觉到标新立异和责任重大呢?他是否记得,在基督教产生以后十至十一个世纪的过程中,除了两位跟他相近而又相反的,跟他一样孤立无援和不被人所理解的人——明谷的圣伯尔纳<sup>①</sup> 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之外,即使在圣徒中间也没有人这样肯定过?“将要出现人间天堂”——但丁用这句话消灭了十至十一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神圣,否则就是他本人被它所消灭。圣徒们的宗教经验肯定天上的幸福,认为这是以牺牲人间的一切欢乐为代价所赎买的。有一句祈祷词,向主说:“愿你的意志像在天上一样,施恩于人间。”假如这个愿望能够实现,那么天国就不仅在天上有,而且在人间也有——人们记得,这是基

<sup>①</sup> 明谷的圣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 Saint, 1090—1153),法兰西人,天主教西多会修士,曾创立明谷隐修院,发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果失败。

督教产生初期的两三个世纪里所说过的，可是后来就被遗忘了。但丁第一个记起这句话并且提醒了别人。

圣徒们的宗教经验肯定了两个世界的对立斗争，可是但丁的经验却肯定了两个世界的相互作用。灵与肉——对于圣徒们来说，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基础，可是但丁却把二者调和起来，或者最低限度，想要把二者调和起来，知道应该而且可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说当一个圣徒，意味着只讲精神而摈弃肉体，那么肉体的复活就是不需要的，而需要的只是“精神的不朽”。死人在肉体上的复活——仅仅是记忆中的教义信条，而不是圣徒们所体验的经验。人们记得基督的复活，犹如盲人记得太阳一样。

在圣徒们的教义信条中是“三”：圣父、圣子和圣灵；而在宗教经验中则是“二”：圣父和圣子，地与天，现世和彼世。但丁所做的，或者最低限度，他所知道的却是：必须让自己的经验成为教义信条——把圣父和圣子在圣灵中联合起来，把两个世界在一个世界中，在“第三”的世界中联合起来，把天与地在人间天国里联合起来，就像在天上那样。“我们盼望新的天和新的地，有真理居在其中。”（《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人们忘了这是什么意思，但丁第一个记起来了。

在这个教义信条中，圣徒们并不跟但丁站在一起，而可能会反对他，——但丁对此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反正他靠着这一点而生，酷爱这一点并且靠着这一点而得救。

为了“在这种（人世间的）生活中引导人们走出不幸的状况并且带领他们达到幸福的境界”，——就必须让人们摆脱使他们成为一切动物中最不幸者的灾难——死亡。可是让人们摆脱死亡，这却是靠着任何自然力所办不到的，因为死亡在一切自然法则中是最普遍的和最强大的，绝对无法抗拒；要想战胜死亡，唯有与其斗争，唯有借助于某种超自然的，来自彼世而在现世中起